

【有所思】

## 王熙凤的爱情观

□雪樱

木心曾说：“爱情，亦三种境界耳。少年出乎好奇，青年在于审美，中年归向求知。老之将至，义无反顾。”对普通人来说，爱情是柴米油盐、鸡零狗碎、日常账单，是扯不断的愁和道不尽的忧。曹雪芹似乎深谙此道，一部《红楼梦》堪称“人情教科书”。以前阅历浅，眼光局限于宝黛之爱、钗黛之争，多有误读；如今我对王熙凤的高情商钦佩不已，“脂粉英雄”并非徒有虚名，“凤辣子”的确“辣”到了爱情制胜点、人格闪光处。

爱情是一种宿命，也是一种得体。所谓“得体”，是学会适应，甚至要牺牲一部分自己，才能共融、共生。一句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”，让人极易陷入对凤姐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，即心狠手辣、精明泼辣。殊不知，读《红楼梦》是有门槛的，待学识和修养积淀深厚，会发现凤姐的B面——柔情、得体、守礼。小说第13回，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重病，贾琏出远门，去扬州探望。王熙凤“心中实在无趣，每到晚间，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，就胡乱睡了”。又写道：“这日夜间，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，早命浓熏绣被，二人睡下，屈指算行程该到何处，不知不觉已交三鼓。”掰着手指头算丈夫该到哪里了，平儿熟睡后，她依然星眼微蒙，这一幕与宝玉对黛玉的情感惊人相似，“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，剩得自己孤凄，也不和人玩耍，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。”林如海病故，贾琏在扬州要呆很久，派小厮昭儿回来取些日常必需品，凤姐见昭儿回来，因当着人未及细问贾琏情况，事后私下“细问一路平安信息，连夜打点大毛衣服，和平儿亲自检点包裹。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，一并包藏，交付昭儿”，又细细吩咐：“好生在外小心服侍，不要惹你二爷生气，时时劝他少吃酒。”连用两个“细问”“细细”，此时的凤姐堪比痴心守望的捣衣妇女。当贾琏从扬州归来，凤姐正忙得不可开交，却“少不得拨冗接待”，“贾琏遂问别后家中诸事，又谢凤姐的操持劳碌。”相敬如宾的夫妻形象跃然纸上。

凤姐的得体最体现在大事上。且不说宝钗过生日，她请示贾琏该如何办理才恰当，也不说秦可卿病重时，她前去探望流露真情，最好看，最热闹的戏码当数婚外情那段情节。第44回，贾琏趁凤姐过生日，和鲍二家的偷情，被凤姐撞见后，闹得天翻地覆。贾母出面劝和，“又见凤姐儿站在那边，也不盛妆，哭得眼睛肿着，也不施脂粉，黄黄的脸儿，比往常更觉可怜、可爱……”柔弱的一面呼之欲出，令贾琏动了情、认了错。第68回，得知贾琏在外面偷偷娶了尤二姐，凤姐醋意大发，却先发制人，把尤二姐哄骗到身边就近控制，又以理服人，说道：“若

我实有不好之处，上头三层公婆，中有无数姊妹妯娌，况贾府世代名家，岂容我到今日？”王熙凤的得体就在于知高低、懂轻重、有分寸，如子夏曰“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”。

我们常说爱情是一门学问，最难的地方恰恰在于处理好各种关系，一个女人要与一大家子过招，很是考验耐性和功夫。凤姐的厉害即在于此，她善于讨得贾母欢心。螃蟹宴上，贾母说起小时候贪玩掉进水里，额头边鬓角磕破了，留下一个疤痕，凤姐马上抢着回答：“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，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，所以凹凸高出些来了。”不得不说，凡有凤姐处，便有欢笑声，她的情商与得体是常人难以企及的。她善于理家驭事，能够吞下委屈，做到“账也清楚，理也公道”。第36回，王夫人关于账目的事连连发问，丫丫头们抱怨月钱短了一吊是为何，贾母的丫鬟里哪些是发一两月钱的，凤姐从容淡定，对答如流，旁边的薛姨妈笑道：“只听凤丫头的嘴，倒像倒了核桃车子的。”她还善于欣赏人才，自己小产暂时不能理家，王夫人委托李纨和探春代理，没想到探春一鸣惊人。平儿和她说探春的情况，凤姐听了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好个三姑娘！我说他不错！”对他人的赏识彰显出胸襟和气度，而她的语言就是她的金字招牌。

得体，关键在于能进能退，或者说以退为守。小家账目都难搞，何况贾府这样的名门大家？对于凤姐的骑虎难下、有苦难言，曹公毫不吝惜笔墨。凤姐向平儿笑道：“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，一家子大约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。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，虽然看破些，无奈一时也难宽放。二则家里出去的多，进来的少，凡有大小事儿，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，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。多省俭了，外人又笑话，老太太、太太也受委屈，家下人也抱怨刻薄。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，再几年就都赔尽了。”既要顾左顾右，又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入不敷出的局面，换做谁站在这个位置，都会得罪人，又落个满腹委屈的怨妇结局。偏偏凤姐干得漂亮，平儿的一句话深得我心，平儿对贾琏说道：“他醋你使得，你醋他使不得。他原行得正走得正。”好一个“正”字！在我看来，这是曹公借平儿之口，以旁观者视角烘托出“裙钗一二可齐家”的脂粉英雄。怪不得丫鬟红玉会说，“愿意不愿意，我们也不敢说。只是跟着奶奶，我们也学些眉高眼低、出入上下，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。”

即使如今所处时代早已不同，但曹公笔下这个有着复杂人性的凤姐依然能给我们一些启发。无论时代如何风云变幻，无论外在环境恶劣与否，都要恪守内在原则，做到得体大方，顾全大局，也成就自己。



【浮世绘】

## 城市体温

□李晓

一座城市的体温，也是我身体的温度。我用望闻问切的方式，去探测一座城的体温，它是街头普通的一景一物，是真实而有韧性的生活，汇成烟火漫漫的日子，涌流成城市的温度，涌流成我对一座城市的眷恋。

夜里的大风在楼群之间疾走，呼呼作响，这是时光呼啸之声，让人感觉整栋大楼都在摇晃着。

早晨7点出门，我急着去单位赶写一个材料，在楼下遇见对门邻居老周。这个木讷的中年男人两鬓已泛霜，平时遇见，有时埋头就走，或是“嗯哪”一声打个招呼转身而去。“这是你家的被单吧？昨晚被风刮到了楼下。”这天早晨，老周怀里抱着几件衣服，他把那床米黄色床单递到了我手里。“昨晚风大，把这些衣物都吹到了楼下。”老周又说。

“谢谢！”我说。老周双手抱着衣服，点点头说：“邻里之间，举手之劳而已。”我突然忍不住说：“老周，哪天上我家一起喝个酒。”老周说：“我很少喝酒，不过我家有一瓶放了二十多年的老酒，我拿出来陪你喝了。”

带着一股心里的暖流，来到街头小吃摊点，油锅里冒着油烟，我买了4个刚起锅的鸡酥粑，放进嘴里，有些烫。其实单位有早餐，但我一眼看见寒风中经营小吃的许大娘跺着脚，皱纹爬满的脸上还有了冻疮，于是，那天早晨我没去单位吃早餐。许大娘做的鸡酥粑，我吃了两个，吃得我胃里发烫。另外两个送给了单

位同事小邹，她是一个常甜甜地叫我“李叔”的女同事。小邹刚从外省考试进入我们这个单位，内心似乎有些孤独，有天她同我探讨一个问题：“李叔，一个人在异乡城市，生活多少年才会把这个地方当作第二故乡？”我回答她：很快的、很快的，我们都认可你。小邹仰头笑了，她有一双梅花鹿一般的眼睛。

那天早晨，我想起一句话：在这世间，众生互惠而成。那是歌德说的。数百年后，我陡然读懂了这句话，这个普通的早晨，让我更深入地懂得了它的含义。

我走在马路上，心里构思着一篇文章，琢磨来琢磨去，连标题也没想好。我很着急。这时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正靠在一棵树上默默抽烟，突然蹲下身子，呜咽出声。这一幕让我很慌张，我似乎洞悉了他内心的痛楚。

我走过去，一直等着他哭完，上前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兄弟，想哭就好好哭吧。”那男人起身，接着哭。

他哭完了，点燃一支烟，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刚才的情景，如一场幻觉。我没走开，等着他对一个陌生人的倾诉。

“我爸走了，81岁，肺癌，在医院3个月没熬过来，走时太痛苦了。”男人告诉我。

马路对面，是一家医院。所谓感同身受，有时只在一瞬。我告诉他，秋天，我爸也是在这家医院的病床上，头一歪，咽下了在人世的最后一口气。

“我有遗憾，爸爸没看见我同妻子复婚，那是爸爸最后的牵挂。”男人告诉我，几天前，他同

离异两年的妻子复婚了，牵手走进了那个有着他们共同熟悉的体温和气味的家。他们在上海工作的儿子在视频里这样说：“爸爸妈妈，这是我工作以后最快乐的一天。”

我说，我也有遗憾。爸爸走之前，在医院昏迷了15天，一直没有开口跟我们说过最后的嘱托。

两个被老父亲遗留在世上的中年男人，在一家小餐馆里，就着一碟花生米、一盘鱼香肉丝、一碗青菜豆腐汤，共同举杯喝了一次酒。临走时，我们竟不知道彼此的名字。但那个夜晚，城市里的灯火分外温情地闪烁。

80多岁的王大爷不喜欢闲着，每天上街走走看看，是他的规定动作。王大爷是个热心肠，他每天总寻思着，楼上楼下的邻居、大街上的人，有没有他能伸手帮帮忙的地方？这些年来，王大爷先后帮三个在街上突发疾病的人打120送到医院抢救，拾到两个手机、9张银行卡，等到了心急如焚的主人，帮四位患老年痴呆的迷路老人打听到了回家的路……

遇到落叶季节，王大爷还喜欢去扫后街上的落叶。后街是这个城市最美的步行街，安安静静地站满了梧桐树、银杏树、香樟树这些枝叶茂密的树，它们一路连绵成穹盖。

沙、沙、沙，那是王大爷挥舞竹扫帚扫落叶的声音。有一次，我看见王大爷捡起一片发黄的落叶，像是在望着树叶上的茎脉。我很好奇，走过去问：“大爷，您这是在看啥啊？”大爷回答道：“你看这叶子，也像人身上的毛细血管一样。”我乐了，说：“大爷，您可有心啦。”大爷不理我了，他佝偻着身子，继续扫落叶。

王大爷扫的落叶，我没见他往垃圾箱里倒。那些落叶都去哪儿了？我有些纳闷，决定跟踪一下大爷。

我看见王大爷把落叶收拢，用手一把一把捧到塑料袋里，然后扛到了郊外偏僻处一个空旷的坝子里。他用火柴点燃落叶，落叶在风中燃烧着，剩下那些湿润的叶子，没燃尽，烟雾在天空徐徐飘荡。大爷坐在地上，嘴里喃喃着什么。

我走过去。大爷见了我，有些吃惊。他嘴里嘟囔着什么，又歪过头去，望着飘向天空的烟雾。我挨着大爷坐下，给他一支烟，大爷摆摆手说：“我不抽烟。”

我们沉默地坐着。落叶燃尽，大爷才缓过神来，开口说：“你看，这烟雾，多像我小时候老家村子里的炊烟。”心里一股暖流漫上来，我一把握住了他那枯瘦的手，手上一道道青筋突兀着，像蠕动的蚯蚓。

王大爷告诉我，他离开300多公里外的老家有五十多年了，梦里飘起的，是老家屋顶上的炊烟。

我突然懂了，大爷为什么爱扫落叶？他是在默默打扫他一辈子积压的心事，然后，像一个收割稻子的农人般，带着贪婪和梦游的表情，一个人望着落叶燃烧时升腾的烟雾，独自想象成老家的炊烟。在那“炊烟”里，储存着大爷对故土老家永远的记忆。